

奶奶的目光

■生生

奶奶安详地走了,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时,我还在赶往北京西站回老家路上,没想到最终也没来得及见奶奶最后一面。前不久,我们为奶奶庆祝了百岁大寿,她还和快满三个月的曾孙子用手机视频,奶奶的目光里充满了爱和希望,她还嘱咐我们过一段把孩子带回老家让她抱抱,最后竟然连这个小小的心愿也没能实现。生命如此脆弱,终究逃不过时光的刀斧,我心中充满悲凉和无奈。

奶奶出生在民国时期,饱受贫困之苦,家中兄弟姐妹五个,她排行老二,十六岁那年嫁给了爷爷。奶奶是一位

平凡的农村妇女,她不识字,甚至听不懂普通话,但具备中国劳动人民最典型的优良品质,“做人要实诚”是奶奶的一句口头禅。优秀的家风是奶奶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财富,就像阳光和雨露,滋养着家族之树常青。奶奶养育了四个儿子、三个闺女,他们或在商场里打拼,或踏踏实实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多多少少都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我是奶奶从小带大的,她几乎是我童年的全部。奶奶对我关爱至深,期许也重。虽然我小时候奶奶年事已高,背也驼了、眼也花了,但那时她身体还算

硬朗,每天很早起来给我做饭,然后送我上学。每次考试那天的早上,奶奶总会给我炸一根笔直的油条,煮两个精心挑选的鸡蛋,然后高兴地看我说:“吃一根儿油条、两个鸡蛋,就能考一百分!”她还常常坐在家门口,一边若有所思地向北远望,一边对我说:“顺着家门口的路一直往北走,就能到北京了,你长大了也去那里工作吧。”现在看来,我来到北京发展和奶奶的期许不无关系,这就像奶奶埋在我童年心灵的一颗希望的种子,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。

“过了十五,年就走远啦。”每年

正月十五的晚上,奶奶都会一边望着窗外的烟花一边重复着这句话。那夜空的烟花,时而发出冲天的烈焰,时而发出比星星还弱的微光。“年”似乎对奶奶来说有十分特殊的意义,她期待过年,因为每次过年都有滚烫的热闹和四世同堂的家族大团圆,而这个团圆需要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长长铺垫。但过了这个团圆的佳节,大家又各奔东西,是一场潸然泪下的别离。

站在通往西客站的天桥上,一边茕茕孑立于熙熙攘攘的人群旁,一边追忆往昔的岁月,不知不觉间,夕阳沉重地落下,夜色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,清寒随之而起。抬头仰望,似乎又回到了童年,小时候偎依在奶奶的怀里,那时有凉凉的风、高高的树、淡淡的云,奶奶一字一句地说:“人死了,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……”今天,深邃的夜空多了一颗星星,一闪一闪就像奶奶那慈祥的目光,遥望着我一步步迈向遥远的未来。

萝摩的从前叫茺兰

■董雪丹 文/图

看到“萝■”这两个字,感觉有无限意趣,竟不自觉地揣度,为什么是这俩字组合、缠绕在一起?

因为好奇,翻开了字典,一个字一个字地来看。原来,“萝”这个字指的是能爬蔓的植物。“■”,这个字出现的唯一义项就是萝■:“多年生蔓生草本植物,叶子心脏形,花白色带淡紫色斑纹,果实纺锤形,种子扁卵形,全草入药。”看来,这俩字真是绝配,“萝”这个美丽字眼的出现,让人更形象地感知到草质缠绕藤本的柔美状态。

单位院子里就有一大片萝■,最初几次对它小花朵的记忆是白色的,后来又发现新开的淡紫色的小花一簇簇地聚合在一起,花瓣都是边缘蜷曲的五角星,上面是一层密密的白色茸毛,让整个花朵都看起来毛茸茸的。

萝■的叶片是很好看的心形,有着厚实的质感、清晰的叶脉,如果仔细看,会发现它的叶子也是毛茸茸的,尤其是新生的叶片,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被一层白色的细小的茸毛覆盖。

掐破萝■的茎叶,会有白色的像乳汁一样的液体流出来。看来,“奶浆藤”这个名字也不是白叫的。

萝■的小花落下,结出的是小惊喜。有文献称萝■为婆婆针线扎儿、婆婆针线袋儿,《本草纲目》中称它为“婆婆针线包儿”,应该都与它的果实有关:“结实长二三寸,大如马兜铃,一头尖。其壳青软,中有白绒及浆。”剥开果壳,里面果然可见种子顶端长有白色丝状茸毛,像一根根银针,整整齐齐地在壳里排列着。不知古人是不是照着萝■果实的形状制成了针线包?萝■的小果子外形还很像古人用的一种打开绳结用的小工具“■”,形同锥、似羊角。

萝■在《诗经》里的名字叫茺兰。这缠绕在历史深处的藤蔓,细细品来,诗意绵绵,情意绵绵。

“茺兰之支,童子佩■(xī)。虽则佩■,能不我知?容兮遂兮,垂带悸兮。”

茺兰之叶,童子佩■(shè)。虽则佩■,能不我甲?容兮遂兮,垂带悸兮。”

■是用玉或象骨制的扳指,和■一样,都



是成人的佩饰,童子佩戴,是成人的象征。翩翩少年戴上了成人的佩饰,穿着宽大的衣服,垂着腰带,飘飘忽忽地从一个少女身边走过。他自以为已经长大,其实呢,不自知,也不知人,更不懂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少女的小心思。一直关注着他却不被理解、不被亲近的女子,自然生出几分嗔怪:瞧你那自以为是的小样,你以为垂带飘飘就是潇洒了?哼。

这写在历史深处的朦胧的小诗,名字叫《茺兰》,朱熹说过:“此诗不知所谓,不敢强解。”不敢强解,就不解吧,可以想象,只要找到与自己相同或相通的情感。

我愿意想象诗中是两个许久不见的青梅竹马的少男少女,茺兰枝上的果荚,像童子佩戴的装饰,“童子佩■”又是什么样子呢?让人想起茺兰柔软的枝在风中摇摆。童子手上戴的扳指,让人想到茺兰的叶子,心的形状是像那个不谙风情的少男之心?还是像那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之心?每一个娇羞的少女都有像萝摩那样蔓延出去的隐秘心事,密密麻麻的茎叶缠绕在一起,像心里的疙瘩解不开,像心事纷乱如麻,盼着那个自己心仪的俊美少年能够懂得、能够解开,结果这个不谙世事、不解风情的大男孩虽然佩戴了一个专门用来解结的工具,却不懂得用它来打开一个少女的心结。

看到萝■,还是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,在萝■还叫茺兰的从前,有一种情感叫欲语还休。几千年过去了,茺兰还在,相同的情感还在。

轰隆集儿

■刘和平

查中华大词典,“轰隆”是比喻大的声音。具体运用上,没有声音的或有声音却不大、但能震撼心灵的,也可用这个词形容。另外,它也有“时间短暂”的意思,想表示时间长一些,就用“轰隆隆”;如果再把时间表示更长一些,就用“轰隆隆,轰隆隆……”

早上一睁开睡眼,不见了身边的老伴,就打开电视,躺在床上看新闻。里面正播报昨天北京的疫情,看起来没有大碍,毕竟是首都。肚子里“咕噜噜”叫的时候,听见开门的声音,随口问一声:“大清早,弄啥去啦?”“赶轰隆集儿去啦。”“这里哪有轰隆集儿?”

但我知道,周口贾鲁河桥上有“轰隆集儿”,我时不时还去凑过热闹。

那时候还没有网上购物,在农村需要啥日常用品时,必须到农村的集市上去采购,但也不是天天都能够赶集的。所以,从小能跟着大人们去赶集,也是十分荣幸的事。但醉翁之意不在酒,其实就是想让大人们大方一回,能买上一个烧饼或一条油果子,让自己一饱口福。

要说赶轰隆集儿,这是有专指的,只有大年三十上午赶集儿,才叫赶“轰隆集儿”。平常赶集,大人们那瞅瞅、这看看,货比三家,比一比质量、一比价格,挑物美价廉的去买。往往大清早天蒙蒙亮就起床赶集,中午日头偏西才往回赶。我忍不住饥饿,这也是我要吃东吃西的理由:饿啦!

但赶轰隆集儿,却是速战速决的,上午八点时,集市上还人头攒动,九点时却一哄而散,已经没有人了,都急急忙忙往家赶。所以,大年三十的集市,才被约定俗成地称为“轰隆集儿”,就是时间短的意思,“轰隆”一声,没有第二声。

说起轰隆集儿,这是有文化渊源的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

春风送暖入屠苏……”大年三十上午是新桃换旧符的时刻,家家都要换上新的门神,象征着新的一年,有一个新的气象、新的开端。

大年三十上午,奔波在外的人们,都会匆匆忙忙地往家赶,力争一家人团团圆圆。关住大门张贴门神后,再放一挂鞭炮,象征着把一切的魑魅魍魉与牛鬼蛇神都关在了门外,吓得跑远了,不再侵害家人,在新的一年里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。

我知道老伴说的“轰隆集儿”,那可不是大年三十的集儿,是专指地摊式集市。大清早,我时常不断去周口贾鲁河大桥上的轰隆集儿。之所以也叫“轰隆集儿”,主要是指时间短暂。大清早五点多,老乡们把各色各样、琳琅满目的农产品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拉到这里,往地上一摆,几乎同时,市里边的人们也从大街小巷里走了出来,在这里挑选自家需要的东西。这里的货物一是新鲜,二是便宜,要比各大超市便宜好几成,所以市里边的人们都愿意来这里购买物什。但一到早上七点左右,城管工作人员会来这里维持市场秩序。城管队的一来,老少爷们还和从前一样,拉着货物急忙散场,很短时间,集市也就结束了。比照大年三十的集市,这样的集市也叫“轰隆集儿”。我想,无论是周口贾鲁河大桥上的轰隆集儿,还是老伴说的其他大桥上的轰隆集儿,应该都是一样,都和大年三十的轰隆集儿一样的短暂。

各式的轰隆集儿,都有一个共同特征:昙花一现。我希望明天的早晨播报中,各地的疫情像老家大年三十的轰隆集儿,也像周口贾鲁河桥上或老伴说的其他大桥上的轰隆集儿一样,“轰隆”一声没有了。真的不能“轰隆隆”,更不能“轰隆隆,轰隆隆……”

惟愿我的祝福如此!

